

北

齊

書

六

北

唐

書

卷

列傳第十五

北齊書二十三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魏蘭根

崔陵

子瞻

魏蘭根鉅鹿下曲陽人也父伯成魏太山太守
蘭根身長八尺儀兒竒偉沉覽群書誦左氏傳
周易機警有識悟起家北海王國侍郎歷定州
長流參軍丁憂居喪有孝稱將葬常山郡境先
有董卓祠祠有栢樹蘭根以卓凶逆無道不應

遺祠至今乃伐栢以爲槨材人或勸之不伐蘭
根盡取之了無疑懼遭父喪廬於墓側負土成
墳憂毀殆於滅性後爲司空司徒二府記室叅
軍轉夏州平北府長史入爲司徒掾出除本郡
太守並有當官之能正光末尚書令李崇爲本
郡都督率衆討茹茹以始闡根爲長史因說崇曰
緣邊諸鎮控攝長遠昔時初置地廣人稀或激
發中原強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
以來有司乖實號曰府口役同廝養官婚班齒

致失清流而本宗舊類各各榮顯顧瞻彼此理
當憤怨更張琴瑟今也其時靜境寧邊事之大
者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是府戶悉免爲民
入仕次叙一准其舊文王以兼用威恩並施此計
若行國家庶無北顧之憂矣宗以奏聞事寢不
報軍還除冠軍將軍轉司徒右長史假節行豫
州事孝昌初轉岐州刺史從行臺蕭寶璠討破
宛州俘其民人爲奴婢以美女十人賞蘭根蘭
根辭曰此縣界於強虜皇威未接無所適從故

成背叛今當寒者衣之飢者食之奈何將充僕
隸乎盡以歸其父兄部內來多多五穗隣州田鼠
爲災犬牙不入岐境屬秦隴反叛蕭寶當敗於
涇州高平虜賊逼岐州州城民逼囚蘭根降賊
寶寅至雍州收輯散亡兵威復振城民復斬賊
刺史侯莫陳仲和推蘭根復任朝廷以蘭根得
西土人心加持節假平西將軍都督涇州東秦南
岐四州軍事兼四州行臺尚書尋入拜光祿大
夫孝昌末河北流人南度以蘭根兼尚書使齊

濟二兗四州安撫并置郡縣河間邢杲反於青
兗之間杲蘭根之甥也復詔蘭根銜命慰杲
不下仍隨元天穆討之還除太府卿辭不拜轉
安東將軍中書令莊帝之將誅尔朱榮也蘭根
聞其計遂密告尔朱世隆榮死蘭根恐莊帝知
之憂懼不知所出時應詔王道習見信於莊帝
蘭根乃託附之求得在外立功道習爲啓聞乃
以蘭根爲河北行臺定州率募鄉曲欲防井陘
時尔朱榮將侯深自范陽趣中山蘭根與戰大

敗走依勃海高乾屬兄弟舉義因在中山高祖
至以蘭根宿望深禮遇之中興初加車騎大將
軍尚書右僕射及高祖將入洛陽遣蘭根先至
京師時廢立未決令蘭根觀察魏後廢帝帝
神采高明蘭根恐於後難測遂與高乾兄弟及
黃門崔陵同心固請於高祖言廢帝本是胡賊
所推今若仍立於理不允高祖不得已遂立武
帝廢帝素有德業而爲蘭根等構毀深爲時
論所非太昌初除儀同三司尋加開府封鉅鹿

縣侯邑七百戶啓授兄子同達蘭根既預義勲
位居端揆至是始叙復岐州封永興縣侯邑千
戶高乾之死蘭根懼去宅避於寺武帝大加譴
責蘭根憂怖乃移病解僕射天平初以病篤上
表求還鄉里魏帝遣舍人石長宣就家勞問猶
以開府儀同門施行馬歸於本鄉二年卒時年
六十一贈冀定殷三州軍事定州刺史司徒公
侍中謚曰文宣蘭根雖以功名自立然善附會
出處之際多以計數爲先是以不爲清論所許

長子相如祕書郎中以建義勲尋加將軍襲父
爵遷安東將軍殷州別駕入爲侍御史武定三
年卒次子敬仲肅宗時佐命功臣配享而不及
蘭根敬仲表訴帝以詔命既行難於追改擢敬
仲爲祠部郎中卒於章武太守蘭根族弟明朗
頗涉經史粗有文性累遷大司馬府法曹參軍
兼尚書金部郎中元顥入洛陽明朗爲南道行
臺郎中爲顥所擒後棄顥逃還除龍驤將軍中
散大夫賜爵鉅鹿侯永安末蘭根爲河北行臺

引明朗爲左丞及蘭根中丞敗俱歸高祖中興
初拜撫軍將軍出爲安德太守後轉衛將軍右
光祿大夫定州大中正武定初爲顯祖諮議叅
軍出爲平陽太守爲御史所劾因被禁止遇病
卒明朗從弟愷少抗直有才辯魏末辟開府行
叅軍稍遷尚書郎齊州長史天保中聘陳使副
遷青州長史固辭不就楊愔以聞顯祖大怒謂
愔云何物漢子我與官不肯就明日將過我自
共語是時顯祖已失德朝廷皆爲之懼而愷情

兒坦然顯祖切責之仍云死與長史孰優任卿
選一處愷荅云能殺臣者是陛下不受長史者
是愚臣伏聽明詔顯祖謂愷云何慮無人作官
職苦用此漢何爲放其還家永不收採由是積
年沉廢後遇楊愔於路微自披陳楊荅曰發詔
授官咸由聖旨非選曹所悉公不勞見訴愷應
聲曰雖復零雨自天終待雲興四嶽公豈得言
不知楊欣然曰此言極爲簡要更不須多語數
日除霍州刺史在職有治方爲邊民悅服大寧

中卒於膠州刺史愷從子彥卿魏大司農季景之子武平中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使副彥卿弟澹學識有詞藻武平初殿中御史迁中書舍人待詔文林館隋開皇中太子舍人著作郎撰後魏書九十二卷甚得史體時稱其善云

崔陵字長孺清河東武城人也父休魏七兵尚書贈僕射陵狀兒偉麗善於容止少有名望爲當時所知初爲魏世宗挽郎釋褐太學博士永安中坐事免歸鄉里高祖於信都起義陵歸焉

高祖見之甚悅以爲詔議叅軍尋除給事黃門侍郎遷將軍右光祿大夫高祖入洛議定廢立太僕綦儁盛稱普泰王賢明可以爲社稷主悽曰若期明聖自可待我高王徐登九五旣爲逆胡所立何得猶作天子若從儁言王師何名義舉由是中興普泰皆廢更立平陽王爲帝以建義功封武城縣公邑一千四百戶進位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仍領黃門郎悽居門下恃預義旗頗自矜縱尋以貪汙爲御史糾劾因還鄉

里遇赦始出高祖以悛本預義旗復其黃門天
平初爲侍讀監典書尋除徐州刺史給廣宗部
曲三百清河部曲千人悛性豪慢寵妾馮氏假
其威刑恣情取受風政不立初悛爲常侍求人
修起居注或曰魏收輕薄之徒耳更引祖鴻勛
爲之旣居樞要又以盧元明代收爲中書郎由
是收銜之及收聘梁過徐州悛備刺史鹵簿而
送之使人相聞魏曰勿恠儀多稽古之力也收
報曰白崔徐州建義之勲何稽古之有悛自以

門閥素高特不平此言收乘宿憾故以挫之罷
州除七兵尚書清河邑中正趙郡李渾嘗讌
聚名輩詩酒正驩譁悛後到一坐無復談話
者鄭伯猷歎曰身長八尺面如刻畫聲言歆爲
洪鍾響閤中貯千卷書使人那得不畏服悛每
以籍地自矜謂盧元明曰天下盛門唯我與爾
傳崔趙李何事者哉崔暹聞而銜之高祖葬後
悛又竊言黃領小兒堪當重任不暹外兄李慎
以悛言呈暹暹啓世宗絕悛朝謁悛要拜道左世宗

發怒曰黃頴小兒何足拜也於是鑲悽赴晉陽而訊之悽不伏遲引邢子才爲證子才執無此言悽在禁謂子才曰卿知我意屬太丘不子才出告悽子瞻云尊公意正應欲結姻於陳元康瞻有女乃許妻元康子求其父元康爲言之於世宗曰崔悽名望素重不可以私處言語便以殺之世宗曰若免其性命猶當徙之遐裔元康曰悽若在邊或將外叛以英賢資寇敵非所宜也世宗曰既有季珪之罪還令輸作可乎元康